

山房隨筆

元全愚蔣正子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便劉改之欲見
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便坐君
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
教門外果誼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
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
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
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

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
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酒伴風
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
軒邀至公解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
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篇得此意願君有作
以發幽替改之卽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
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
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
之邪又云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寮佐登多景樓

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韻卽吟
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逆
云

李公山節汾州人也端平中朱湛盧復之使北展覲
八陵引李與王仲偕南李初任鄉郡節制司幹官
後任西山倅時正倅陳三嶼松龍會寮友於多景
樓賞楊妃菊令諸妓各持紙筆侍衆官請詩李江
下後至酒一行起背手數步吟云命委馬嵬坡畔
泥驚鳧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

知不知辭至精切或至閣筆西山張倅芸窓有繡
養娘者命蒼頭遞一羅帕與館人劉啓之童偶遺
之於地芸窓責劉卽遣去劉作詩謝張云夜深槌
鼓醉紅裙半世侯門熟稔聞自是東籬窺宋玉非
關司馬挑文君蒼頭誤送香羅帕簧舌翻成貝錦
文幸賴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穩過溪雲

李邦美過句容之村鄉見酒肆粉壁明潔題云青裙
白面闕挑菜茅舍竹籬踈見梅未及後聯店翁怒
曰我以此壁爲人塗汚方新之今爾又作俑也

遂不書有客續至問翁翁悔之一日李再過之翁
請足成李笑取筆書云春事隔年無信息一聲啼
鳥喚將來往來知音皆愛之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禳禳之典青詞末聯云
雖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
力蓋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
對屬甚切

京口韓香除夜請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無錢請
退之以其姓爲對也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
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鴈
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
挽張郢州世傑詩也張公擁德祐景祥炎興於海
上各擁兵南北岸一夕大風雨皆不利張覆舟而
薨翌早獲屍棺殮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
軍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
不輕後身當出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義英烈

雖亡尤耿耿也

僧本真號月湖半顛賦吳門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
歸正是西樓月落時誇道官衙好燈火不知渾爾
點膏脂微聞於郡守吳退菴遂命住虎丘寺

有刺夏金吾貴云節樓高聳與雲平通國誰能有此
榮一語淮西聞養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賣國
謀先定何事勤王詔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
難免賊臣名人謂北兵既至許貴以淮西一道與
之養老故戢兵不戰然宋當國者處置失宜力詔

貴及其子松上流策應又知正陽失利松已死不
能無憾又俾受孫虎臣節制乃大不樂本無戰心
况秋怒退師數十萬衆一鼓而潰夏雖勇健亦何
爲哉

京口天慶觀王聶碧窻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北
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沈沈又聽燕臺
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四朝誰念舊恩深分茅
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老父心麗正押班猶昨日
小臣無語淚沾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

危時見作家公論有誰能着脚事機至此轉聳牙
不如疊嶂雙溪下行對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賈似
道描畫彈劾貶循州而殂饒州士熊其嘲之云近
來西北又干戈獨立斜陽感慨多雷爲元城駟劫
火天胡丁謂活鯨波九原難起先生死萬世其如
公論何道過雕峯休插竹想逢宗老續長歌菊岩
季苾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疎溫公不能不毀趙
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豈天
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

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窻奕棋余屢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詒聶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着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鬻詩自命或虧戲令詠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中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曾試神

童科不甚遠

三衢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尚書文山纔登第丁父憂仕塗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患難中倚之爲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秋壹詩云鬻雪蘇郎受苦辛庾公作老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

刺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

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

來聽佩鸞之舞王勃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泂江制

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

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

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詠會稽山陰修禊事又

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

脩竹羣賢畢至姚橘洲尹臨安時吳履齋拜相姚

語諸客作啓賀之商量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

紫極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

陳雲屋帶崔元之姓云失足如何羅元耀不成若

非身倚木為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

倚楊也

莫兩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於太虛堂疎雨斑斑灑

葉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

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瀟條之甚謝賈相啓中

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鬚毛班鬚到班時已

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南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
胡默默一身離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
吹羌曲懶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
花柳舊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談
許平仲衡學問文藝爲世所尊稱爲夫子人目爲許
先生養志不仕有辭召命詩云一天雷雨誠堪畏
千載風雲謾企思器取閑身卧田舍靜看蝴蝶挂
蛛絲可以觀其志矣一號魯齋

張文簡雪詩銀簷不用溜常滴玉樹無風花自開其
家集不收

盧梅坡詠梅開一花詩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教踏
白入南邦冷將雙眼窺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樊
弟得兄呼最長竹君取友嘆無雙試於月夜窻前
看一在枝頭一在窻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游嚴之相門嚴
迺濟南望族善甫爲所敬重一日讒者間之情分
浸乖杜謝以詩云高卧東窻興已成簾鈞無復挂
冠聲十年恩愛淪肌髓只說嚴家好弟兄嚴悟非

其過款密如初時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
笙歌終夕善甫詩曰高燒銀燭照雲鬟沸耳笙歌
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
快之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
猷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
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
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予分教漂陽一
候上過求宿學舍士游山東甚久爲余道其辭甚
多僅記此

楊煥然號關西夫子題孔子廟舍見於西人杏壇
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夫子道遠何人似
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衣高綺帶城裏深雲踪跡
千年後無分東家寄一簞又嘗讀其詩晉國遺踪
隨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映曙霞分影松牖
回春月轉光老檜曾霑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
不須更問傳家久泰岳參天汾水長党承安間人
工篆書嘗作杏壇二字刻於祖庭

在惠父詠鬼門關盤盤重險壓三塗慘慘陰靈怖萬

天青海戰蒐來守鑰黃塵行客過張弧西風古道
悲羸馬落日荒山嘯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狷
休苦笑鄒揄惠父北人

閻子靜復至元間翰林學士後廉訪浙西有梅杖詩
云凍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
能香否比並鳩藤柰白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
詩瘦月橫坡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
張平章當發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

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見共所向至則方自
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
補天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盡堂寄語新來雙燕
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劉山翁汝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九
日遊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翁得口字云
縱步龍山顛放舟龍蕩口群然鴈鷺行雜之牛馬
走我拙不能詩我病不能酒試問賞花人還有菊
花否衆服其工諸信齋誦此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又遷睢陽某后不肯播遷
寧死於汴元遺山曰桃李深宮二十年更將顏色
問誰憐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邊好墓田

至元戊寅己卯間有董恢者江陵人後居太原任丁
角酒稅副使僦屋以居詩云白髮蒼頭一腐儒行
無轍跡住無廬鄧林萬頃青青木肯爲鷓鴣借一
株又翠閣朱樓鎖揜扉尋巢燕子不能歸落花吹
泥東風雨透遍芳簷無處依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意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爲笑
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一粒丹砂道士藥
鉢空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
上弄春風衆咸喜之

用芝田浙人浪跡江湖一不吝金一不吝語笑略無拘
檢亦時出小戲以誑人而不知其能琴與詩也遇
一彈適興則吟一不吝金一不吝語笑略無拘
竹云淋漓滿腹藏春雨奕兀半拳生曉雲亦自
可人又草香花落後雲黑雨來時琴詩云膝上橫
一玉一枝此音唯獨此心知夜深斷送鶴先睡彈

空山月落時

張復題雨竹圖云涓涓而淨森森而立孟宗倚
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
之來盡掃秋月皆有思致

趙靜齋准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北府辟家廟云祖
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准計窮被執誓以
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必存急告先
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棺歸葬至瓜洲被刑
無有收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舟中自處此姬啓

余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
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
陽事焦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撒之於水
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
聞其孫享公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
遭逢被虜卒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
其兄米壹潛自京口遙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
徙不返死葬海旁山上

六門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徹旦明日犯事決配九

江與婦泣別登舟盧梅坡詩云昨夜笙歌燕畫樓
明朝揮淚送行舟當初嫁作商人婦無此江頭一
段愁

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
任滿將去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
令歌之袒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
卒去何意牡丹恰則開園茶蘼厮勾便下得一帆
千里好無謂復道明日行呵如何總得你一葉船
兒休要更沈醉後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
鵲聖守與此婦俱墮淚其夫不悟

靈隱寺主僧元肇號海寺有松大數十圍史相當
輒遣人伐松松與波亭相對僧作詩云大夫去
作棟梁材無復青苔覆蒼惘悵月波亭上望夜
深惟見鶴歸來

殿在御閣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勝靈竺
乃伐鄰松供屋材僧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苓祇
綠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惜携將去留與西湖作畫
屏詩徹於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圯勢家

覓其地營葬僧亦有詩刺之一定空山已有年不
須惆悵起頽磚道旁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
錢遂不復取

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一士囊詩及門一童橫卧棖
闌間良久喚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
先與我一觀我以為可則為公達客怪之曰汝欲
觀吾詩汝必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
但以汝適來睡起搔首意為之童即吟曰夢跨青
鸞上碧虛不知身世是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

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同入見西林款之數日取
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風收拾短籬邊如
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乃羅之子也
同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
其一有鄧文龍年八歲類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
守南康欲祝為子父謂之曰汝予所鍾愛太守固
欲祝汝將若何文龍曰弟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
士如馮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
守及諸公祇服褶子文龍以綠袍居座末坐定供

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
生衮衣學生落托衆爲一笑酒酣巨山戲曰口紅
衣綠如鸚鵡文龍應曰頭白形烏似老鴉又令賦
君子竹卽詠曰瀟湘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軒渾
似我一日可無君衆異之後易名元觀年十五領
鄉薦登上第

僧德豐三山人有重陽詩云戰盡今秋見太平西風
多作北風聲不吹烏帽吹氈帽籬下黃花笑不成
鍾山長老舉以自代荅云耿耿孤吟對古梅忽傳
軍器送書來倚崖枯木摧殘甚虛負陽和到一回
竟不起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
荒去添屏金字尚輝煌祇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
國亦亡理考發身端自有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
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
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
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
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傷西樓詩云檀

板歌殘陌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與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壞池雨產有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人和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力難爲國爪牙漢世祗知光權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潭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秋壑出處本不自有知者茲不書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車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此姓爲官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

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本日極仇者監押虎臣遂請身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至潼州木綿菴病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趨數下而殂

庚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賈似道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迫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彌縫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似道欲其殺吳相宗

申至郡所以拮據履齋者無所不至隨行吏僕以次並亡或謂置毒所居井中故飲水者皆患足軟而死履齋亦不免似道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口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荅似道遂坐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意命館人啓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錦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伺得命放回日取之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

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這苦欲死而不死未幾遂殞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檢我耶趙云汝也直得一檢然未如之何趙經紀棺歛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闔死於虎臣嗚呼云云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惘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寫其中季一山闔爲郡學正爲予道之

似道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舊嶺西游人

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
廢圃久無人作主敗垣唯有客留題筭來祇有孤
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
其賜第正在蘇堤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咸自賈
據此有游騎過其門必爲偵事者察報每爲所羅
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逮世變而後已有人
葛嶺二詩云當年誰敢此經過相國門前衛士多
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雕梁雨蠹藏
狐鼠花礎雲蒸長薜蘿萬死萬生一國恨空留遺

跡在山阿又樓臺突兀妓成圍正是襄樊失援時
王氣暗隨檀板歇江聲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
臣傳家廟徒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
草露垂垂

山房隨筆終